

# 中国当代

ZHONGGUO DANGDAI WENXUE ZUOPINXUAN

WENXUE

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■

## 文学作品选

(第一卷)  
修 订 本

国家教育部重点推荐高校中文专业教材

ZUOPINXUAN

王庆生 主编

---

#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

---

(第一卷)

主编 王庆生

副主编 王又平 张永健

---

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

---

2000年·武汉

(鄂)新登字 1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第 1 卷 / 王庆生主编 . - 3 版 .  
— 武汉 :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, 1999.7  
ISBN 7-5622-0077-7 / I · 08

I . 中 … II . 王 … III . 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 
IV . I 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18565 号

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 
(第一卷)  
主 编 王庆生  
副主编 王又平 张永健

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
本社照排中心排版  
(武昌桂子山 邮编:430079 电话:027-87876240)  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责任编辑:王文戈  
责任校对:罗少琳

封面设计:甘 英  
督 印:朱 虹

开本:850 × 1168 1/32  
版次:1999 年 7 月第 3 版  
印数:20201 - 25300

印张:17.5 字数:573 千字  
2000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  
定价:1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向承印厂调换。

## 前　　言

根据原国家教育委员会 1986—1990 年文科教材编写计划的要求，我们受国家教委的委托，从 1986 年春开始编选高等学校教学参考书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》，1987 年完成，并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，并被评为全国畅销图书。现在根据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，又作了很大的修改，篇目有了较大的调整。

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》是与华中师范大学王庆生教授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《中国当代文学》（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，现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）配套的教学参考书，供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和函授、电大、夜大、刊大、自修大学文科学生以及广大文学爱好者使用。

关于本书的编写，需要说明以下几点：

一、本书选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十年间有影响的作家的代表性作品，共选 219 位作家的 247 篇作品（其中内容梗概和简介 31 篇，节选 17 篇）。这些作品从体裁上说，既有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，又有戏剧文学，其间又以小说为最；从题材上说，比较广泛、多样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、各个方面都在作品选中有所反映；从作品来说，既有蜚声中外的著名作家的代表作，也有崭露头角的文学新秀的佳作；从时间上说，从建国初期出现的一批惊动文坛的优秀作品，到近期涌现的新作，都尽量收

人，特别是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成果，在本书中占有较大的比重。这部作品选，虽不可能将各个时期的美文佳作一一囊括进去，但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它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发展的一个缩影，是当代作家作品的荟萃，从中可以窥见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，了解当代作家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的走向和变化。

编选这部作品选，还注意到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《中国当代文学》的衔接配套，即在教材中评述的重要作家作品，尽可能在作品选中收入。

二、坚持文学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，以历史的、美学的原则为准绳，尽量选取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、具有较高思想艺术价值、教育性与审美性统一的优秀作品，选取那些勇于艺术探索，具有不同流派、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品。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鉴赏、分析文学作品的能力，而且有利于开阔学生的文学视野，扩展学生的审美领域。

对于建国以来曾经受到错误批判而今作为鲜花重新开放的一些作品，我们也有选择地选入了几篇作品（或作品内容梗概），如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、《我们夫妇之间》、《洼地上的“战役”》等。编选这些作品的目的，在于使我们从痛定思痛的历史反思中，寻求一些有益于今天的经验，以便更好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。

三、由于篇幅限制和体例限制，不少赢得广大读者喜爱的、脍炙人口的作品不可能全部选入，特别是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地区的当代文学作品，未能选入。为了给学生提供阅读的线索，我们写了部分作品的内容梗概，有的节选了作品的一部分，这样做也许对教学是有益的。

四、为了活跃学术空气，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学方向的前提下，根据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收入了少量有争议的作品，它们代表了一种艺术追求、艺术倾向。编选这些作品，目的在于开拓学生的思维空间，提高学生的辨别能力。

五、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》分为四卷，第一、二卷：小说；第三卷：诗歌、散文；第四卷：报告文学、戏剧。有的作家收入几篇作品的，一般依创作先后的顺序排列。

六、本书初选目录经 1986 年 5 月在武汉召开的《中国当代文学》（第三册）审稿会讨论，专家教授们对作品选选目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，这次修改目录也征求过部分教授的意见，我们按这些意见作了修改。尽管如此，本书的选目还有遗漏和不完善之处，尚祈广大读者指正。

七、参加本书原版本编选的有张永健、王又平、李逸涛、王庆生、王国华、陈家齐、黄济华、徐纪明、程文超、张启社。撰写内容梗概或简介的有王国华（诗歌、小说部分）、李逸涛（戏剧部分），蒋松源撰写了长篇小说《李自成》的内容梗概。此次修订由王庆生、王又平、张永健负责完成，新增作品故事梗概或简介由罗执廷、张路、张丽撰写。严辉参加了这次修改的组织工作。

本书的出版得到专家们的指导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帮助，对此，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。

王庆生

1987 年教师节于武昌桂子山

1999 年 5 月修改

## 目 录

### 小 说

山地回忆 .....	孙 犀 (1)
风云初记 *	孙 犀 (7)
三里湾 *	赵树理 (11)
“锻炼锻炼” .....	赵树理 (15)
山那面人家 .....	周立波 (31)
山乡巨变 *	周立波 (38)
我们夫妇之间 .....	萧也牧 (42)
洼地上的“战役” *	路 钮 (57)
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.....	王 蒙 (62)
小巷深处 .....	陆文夫 (92)
三年早知道 .....	马 烽 (104)
赖大嫂 .....	西 戎 (119)
不能走那条路 .....	李 準 (130)
黄河东流去 *	李 準 (141)
新结识的伙伴 .....	王汶石 (145)
百合花 .....	茹志鶯 (156)
党费 .....	王愿坚 (163)
老水牛爷爷 .....	峻 青 (171)
堰沟边 .....	沙 汀 (189)
山区收购站 .....	骆宾基 (199)
保卫延安 *	杜鹏程 (220)

创业史 *	柳 青(224)
红旗谱 *	梁 斌(229)
青春之歌 *	杨 沫(234)
红岩 *	罗广斌、杨益言(238)
红日 *	吴 强(243)
林海雪原 *	曲 波(246)
三家巷 *	欧阳山(250)
上海的早晨 *	周而复(254)
艳阳天 *	浩 然(260)
班主任	刘心武(264)
伤痕	卢新华(283)
灵与肉	张贤亮(293)
绿化树 *	张贤亮(313)
大墙下的红玉兰 *	从维熙(318)
月食	李国文(322)
陈奂生上城	高晓声(350)
乔厂长上任记	蒋子龙(359)
乡场上	何士光(393)
我是谁?	宗 璞(401)
祖母绿 *	张 洁(407)
人到中年 *	谌 容(411)
春之声	王 蒙(416)
活动变人形 *	王 蒙(425)
受戒	汪曾祺(429)
溪 鳗	林斤澜(445)
蒲柳人家 *	刘绍棠(454)
寻访“画儿韩”	邓友梅(457)
神鞭 *	冯骥才(468)
找乐	陈建功(472)

- 
- 西线轶事 ..... 徐怀中(504)  
李自成 \* ..... 姚雪垠(540)  
少年天子 \* ..... 凌 力(544)

(说明:凡加“\*”号者为故事梗概篇目)

## 山地回忆

孙犁

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，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。我们是老交情，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。我陪他去参观展览，他对于织纺，对于那些改良的新农具特别感兴趣。临走的时候，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，我想买几尺布。

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？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褂子。这种蓝的颜色，不知道该叫什么蓝，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，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，使我记起很多人。这种颜色，我就叫它“阜平蓝”，或是“山地蓝”吧。

他这身衣服的颜色，在天津是很显得突出，也觉得土气。但是在阜平，这样一身衣服，织染既不容易，穿上也就觉得鲜亮好看了。阜平土地很少，山上都是黑石头，雨水很多很暴，有些泥土就冲到冀中平原上来了——冀中是我的家乡。阜平的农民没有见过大的地块，他们所有的，只是像炕台那样大，或是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地。在这小小的，不规整的，有时是尖形的，有时是半圆形的，有时是梯形的小块土地上，他们费尽心思，全力经营。他们用石块垒起，用泥土包住，在边沿栽上枣树，在中间种上玉米。

阜平的天气冷，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。那里不种棉花，我刚到那里的时候，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。很多活计用麻代线，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。

就是因为袜子，我和这家人认识了，并且成了老交情。那是个冬天，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，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，情况缓和了，部队决定休息两天。

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，河里结了冰，我登在冰冻的石头上，把冰砸破，浸湿毛巾，等我擦完脸，毛巾也就冻挺了。有一天早晨，刮着冷风，只有一抹阳光，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。我又登在那块石头上去，砸开那个冰口，正要洗脸，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：

“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？洗脸到下边洗去！”

这声音是那么严厉，我听了很不高兴。这样冷天，我来砸冰洗脸，反倒妨碍了人。心里一时挂火，就也大声说：

“离着这么远，会弄脏你的菜？”

我站在上风头，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，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，那人说：

“菜是下口的东西呀！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，为什么不脏？”

“你怎么骂人？”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，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，也不过十六七岁。风吹红了她的脸，像带霜的柿叶，水冻肿了她的手，像上冻的红萝卜。她穿的衣服很单薄，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。

十月严冬的河滩上，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，在寒风里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，这该是早饭的食粮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。我说：“我错了，我不洗了，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！”

她冷冷地望着我，过了一会才说：“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，又叫我站上去洗菜！”

我笑着说：“你看你这人，我在上水洗，你说下水脏，这么一条大河，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？现在叫你到上水来，我到下水去，你还说不行，那怎么办哩？”

“怎么办，我还得往上走！”

她说着，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了。登在一块尖石上，把菜篮浸进水里，把两手插在祆襟底下取暖，望着我笑了。

我哭不的，也笑不的，只好说：“你真讲卫生呀！”

“我们是真卫生，你们是装卫生！你们尽笑话我们，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，住在我们家里，吃了我们的饭，还刷嘴刷牙。我们的菜饭再不干净，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？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刷干净！”说着就笑得弯下腰去。

我觉得好笑。可也看见，在她笑着的时候，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得

放光。

“对，你卫生，我们不卫生。”我说。

“那是假话吗？你们一个饭缸子，也盛饭，也盛菜，也洗脸，也洗脚，也喝水，也尿泡，那是讲卫生吗？”她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。

“这是物质条件不好，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。等我们打败了日本，占了北平，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，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，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，才能打败鬼子？”女孩子望着我，“我们的房，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！”

“也许三年，也许五年，也许十年八年。可是不管三年五年，十年八年，我们总是要打下去，我们不会悲观的。”我这样对她讲，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，心里很高兴了。

“光着脚打下去吗？”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，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。

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就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说什么？”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，“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，脚不冷吗？也是卫生吗？”

“咳！”我也笑了，“这是没有办法么，什么卫生！从九月里就反‘扫荡’，可是我们八路军，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。这时候，正在打仗，哪里去找袜子穿呀？”

“不会买一双？”女孩子低声说。

“哪里去买呀，尽住小村，不过镇店。”我说。

“不会求人做一双？”

“哪里有布呀？就是有布，求谁做去呀？”

“我给你做。”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，“我家就住的那个坡子上，”她用手一指，“你要没有布，我家里有点，还够做一双袜子。”

她端着菜走了，我在河边上洗了脸。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“踢倒山”的鞋子，冻得发黑的脚，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，这水，这沙滩，永远不能分离了。

我洗过脸，回到队上吃了饭，就到女孩子家去。她正在烧火，见了我就说：

“你这人倒实在，叫你来你就来了。”

我既然摸准了她的脾气，只是笑了笑，就走进屋里。屋里蒸气腾腾，等了一会，我才看见炕上有一个大娘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伯，围着一盆火坐着。在大娘背后还有一位雪白头发的老大娘。一家人全笑着让我炕上坐。女孩子说：

“明儿别到河里洗脸去了，到我们这里洗吧，多添一瓢水就够了！”

大伯说：“我们妞儿刚才还笑话你哩！”

白发老大娘瘪着嘴笑着说：“她不会说话，同志，不要和她一样呀！”

“她很会说话！”我说，“要紧的是她心眼儿好，她看见我光着脚，就心疼我们八路军！”

大娘从炕角里扯出一块白粗布，说：

“这是我们妞儿纺了半年线赚的，给我做了一条棉裤，下剩的说给她爹做双袜子，现在先给你做了穿上吧。”

我连忙说：“叫大伯穿吧！要不，我就给钱！”

“你又装假了，”女孩子烧着火抬起头来，“你有钱吗？”

大娘说：“我们这家人，说了就不能改移。过后再叫她纺，给她爹赚袜子穿。早先，我们这里也不会纺线，是今年春天，家里住了一个女同志，教会了她。还说再过来了，教她织布哩！你家里的人，会纺线吗？”

“会纺。”我说，“我们那里是穿洋布哩，是机器织纺的。大娘，等我们打败日本……”

“占了北平，我们就有洋布穿，就一切齐备！”女孩子接下去，笑了。

可巧，这几天情况没有变动，我们也不转移。每天早晨，我就到女孩子家里去洗脸。第二天去，袜子已经剪裁好，第三天去她已经纳底子了，用的是细细的麻线。她说：

“你们那里是用麻用线？”

“用线。”我摸了摸袜底，“在我们那里，鞋底也没有这么厚！”

“这样坚实。”女孩子说，“保你穿三年，能打败日本不？”

“能够。”我说。

第五天，我穿上了新袜子。

和这一家人熟了，就又成了我新的家。这一家人身体都健壮，又好说笑。女孩子的母亲，看起来比女孩子的父亲还要健壮。女孩子的姥姥九十

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，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。

开国典礼那天，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，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，另外，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的。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，对我说：

“多买上几尺，再买点黄色的！”

“干什么用？”我问。

“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，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！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，一块带回去，叫妞儿给做一个，开会过年的时候，挂起来！”

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，还像小时那样，就是喜欢新鲜东西，说什么也要学会。

一九四九年十二月

（原载《小说》1950年第4期）

# 风云初记

原作 孙犁  
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1年版

## [故事梗概]

1937年，日本侵略我华北的消息传到了滹沱河畔的子午镇和五龙堂，这两个村庄隔河相望。十年前，这里曾爆发过一次著名的农民运动，18岁的高庆山因为斗争勇敢而成为领袖，他的父亲高四海及新过门的媳妇秋分都参加了那场暴动。不久暴动失败，高庆山负伤逃往他乡，十年音讯杳无。但是革命的种子却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。

子午镇的村长田大瞎子，是个地主，眼下正为从北平某大学毕业回家的儿子田耀武四处张罗区长的美差。听说组织民团需要枪支，田大瞎子马上派小长工芒种到山里去打听枪支弹药的行情。芒种在去山里的路上，遇到北上抗日的红军战士，得知高庆山快要回来的音信，感到十分高兴。芒种回村后，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给日夜思念丈夫的秋分嫂。

高疤以前是这一带有名的大贼，自蒋介石的中央军在日军的进攻下仓皇南逃后，他拉起些人马自封为团长，并娶风流放荡的俗儿为妻。他和手下的人每天都在子午镇的大街上大吃大喝。有一天，街上出现一张布告，出告示的是人民自卫军司令部，号召人民团结起来，武装抗日。高疤心里不快，派人到高阳城打听情况，听说吕正操司令员正在整编各地杂牌军，又听说红军纪律严明，高疤彷徨不定，他害怕被整编后受管束。俗儿出主意让他和秋分一道去高阳找高庆山想办法，结果没找到，只找到当年和高庆山一起出走的高翔和田大瞎子的儿子李佩钟。第二天清早，秋分同高翔、

李佩钟坐车回到子午镇，恰好高庆山此时也回到了久别的家乡。

保定沦陷后，失去家园的人们向滹沱河岸涌来，但也未能幸免于难。这天，五龙堂河口处的难民惨遭日机轰炸，尸体遍地，血流滚滚。人们攥紧了拳头，抗日情绪高涨。

按照党的指示，高庆山和高翔一起对骚扰各乡的杂牌队伍进行整编，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。整编的结果是成立人民自卫军第七支队，委任高庆山为支队长，高翔为政委。秋分的妹妹春儿这时也从自家炕洞里把枪拿出来，让心上人芒种背上参加高庆山领导的人民自卫军。从这天起，18岁的芒种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
新成立的第七支队队部设在县公安局大院。整编杂牌军工作结束后，高翔就回高阳了，实际工作全交给了高庆山，李佩钟做助手。李是师范毕业生，出身于封建家庭，由父母包办做了田耀武的妻子。痛苦的婚姻生活以及抗日运动的爆发，使她积极投身于革命。现在她主管抗日动员会的工作。

五龙堂和子午镇的抗日工作轰轰烈烈地进行着，前者在筹备农会，后者却先成立了妇救会。李佩钟从县里赶到子午镇，召集全村的妇女开会，号召她们为支援前线赶缝军鞋军袜。她让春儿也给大伙说几句话，春儿红着眼死也不肯说。俗儿站出来说了几句，因其“脸皮厚，嘴也上的来”而被选为妇救会主任。

一天，俗儿和春儿到田大瞎子家，派他家做七双军鞋，田大瞎子拒不接受，并放出恶狗咬人，俗儿吓得再也不敢去了。春儿独自一人跨进了田大瞎子的住宅，但被凶横无理的田大瞎子推倒。长工老温见状赶来救春儿，又被田大瞎子踢伤。春儿当即决定到抗日县政府去告田大瞎子，田仗着儿媳李佩钟最近升为县政指导员，有恃无恐。

李佩钟见公公和春儿来打官司，依据事实不徇私情，罚田大瞎子加倍做鞋，向春儿和老温赔礼，并负担一切医疗费用及营养品。这一公正的判决大得人心，李佩钟也因此感到兴奋。正在这时，高庆山又交给她两个更艰巨的工作：动员老百姓破路并准备拆除城墙。

在李佩钟的领导下，破路工程顺利展开，大道挖成了深沟，平原变成了山地，目的是要挡住日本鬼子的汽车坦克。与此同时，子午镇成立了妇女自卫队，由春儿领队。她不再那么腼腆了，她号召妇女姐妹们拿起刀枪和小日本拼，只有这样才能保卫祖国，个人免遭蹂躏。此时的春儿犹如一

棵灌满春天浆液的柳树，迅速成长为抗日先锋战士。

除夕，抗日战士打了胜仗，芒种等转移到子午镇，人民自卫军总部刚好也驻扎在此地，于是子午镇、五龙堂成为冀中区抗日战争的心脏。春节过后，各村都在紧张进行拆墙准备工作。然而正在这时，李佩钟的父亲李菊人代表城关绅商要求县长收回拆城的命令，李佩钟断然拒绝李菊人利用老百姓迷信思想破坏拆墙工作的策划，春儿、芒种当场逮住破坏拆墙工作的坏人，李佩钟秉公执法，连夜逮捕惩处李菊人等人。半个月后，拆墙工作顺利完成，子午镇和五龙堂的民工胜利而归。这时代表国民党中央军的田耀武也回到了子午镇，高庆山代表八路军与他进行谈判，希望他们不要搞内战和磨擦，而应把人力物力集中到抗日上来，但田耀武根本无心抗日。晚上，他偷偷溜到俗儿家，对高疤进行游说，要高疤拉出一支人马退出八路军。

战斗就要在子午镇打响了。春儿和高四海负责侦察敌情，当第一次见到日寇的汽车践踏着家乡的土地时，激起春儿的无比仇恨。

战场就在五龙堂村庄的边沿，芒种和他的战友们英勇杀敌，很快就结束了战斗。但北边的敌情却发生了变化，高疤带领的一团人不按命令作战，致使部队伤亡惨重。高庆山接到报告，立即派援兵去切断了敌人的炮火封锁，芒种在战斗中受伤，被抬进春儿家治疗。敌人退走后，高庆山严厉批评了高疤，高很不服气。在名利地位的引诱下，匪性未泯的高疤投入了中央军的怀抱，走上与民为敌的道路。

在日寇的猖狂进攻面前，国民党中央军从一开始的不抵抗，转向了公开降日剿共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。子午镇的反动地主田大瞎子积极破坏抗日。他指使俗儿把一个私生子偷偷放在春儿家的柴火堆里，企图造谣惑众，达到破坏八路军的名声、打击村干部的目的。为了揭露阶级敌人的险恶用心，春儿向妇女们宣传婚姻自主和新接生法。敌人的阴谋破产了，妇女们也长了知识。

芒种的伤快好了，田耀武忽然卷土重来，扬言要拿下抗日县政府。芒种和春儿将敌情迅速报告给李佩钟，但李来不及转移就被田耀武的枪弹打成重伤，后光荣牺牲。当天下午，日军未放一枪就占领了县城。

子午镇一时间阴云密布。偏偏这时地里的麦子成熟了，春儿、芒种响应党的指示，组织民兵群众保卫麦收，并取得了胜利。春儿在战争的考验下，终于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。